高子遺書

和
868
2

坿錄篇目

諸公題詠贊跋 計五首
墓志銘 朱平涵先生撰
神道碑 錢御泠先生撰
行狀 葉元室先生撰
祭文 范公撰

高子墹錄篇目

祭文 范公撰
行狀 葉元宦先生撰
神道碑 錢翰林先生撰
墓志銘 朱平涵先生撰
諸公題詠贊跋 計五首

高子墹錄、

詠高先生 嘉善錢士升

吾師子高子繹聖得宗旨硏幾析無倫靜觀先太始德輝藹春陽心境湛秋水形解何超然虛空想滅爾

過高先生水居同吳觀華卞子厚高伯珍見弟

爲尋仰止訪遺宮宛扗仌壺玉鏡中幾點青山留面目數椽茅屋想流風悠然觀化奐還躍寂爾齋

心月正空須信斯文猶未墜三三兩兩一時同

題高先生遺像　始甯倪元璐

贊曰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以死止死忠之死不虧國美負貫雞連鉤黨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為士鍛榮同文之狴為國洗辱汨羅之沚疇竝公忠信國文氏正反相明如車合軌當宋既灰甁墮其祀嗚烈取著所以燕市當明鼎盛閹干其紀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水國體大人之死非苟焉已

書高先生帖後　劉宗周

閱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見先生到頭學力顧其言各有攸當弗得艸艸看過告君曰願效屈平遺則不忘君也告友人曰得從李范遊不負友也蓋以數子之義自審其所處則然而非果以數子自況也至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往歲嘗遺余書曰吾輩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鍼見血

語求先生于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為正又先生處
化時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奉心右手垂下
帶口不濡勺水人多異之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
臨化時做得主張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
幻之法求之則惑矣余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
東漢人物又或過求之二氏孤負先生臨岐苦心
特表而出之

跋高先生帖　同邑葉茂才

余年友高存之先生與余共學幾四十年其大節
細行無虧于百而全歸一節尤足為大臣處變之
法云蓋當乙丑丙寅間逆璫魏忠賢與其黨崔呈
秀等矯旨逮繫諸名哲幾徧天下大都死于詔獄
即幸遣戍其屈辱已甚矣先生聞緹騎四出逮及
吳中諸公默忖曰是役也行將及我我忝列風紀
首臣可殺不可辱辱身即辱國也于是逮者至府
遂于開讀前一日秉燭書垂絕數言自比屈平而
沉園池以終烏虖屈平之忠先生之所優也先生
之學之養則非屈平所敢望也平之時上官大夫

非有湲憾于平第放之則已矣是乎可以無死也而崔魏諸凶于先生則必殺之而後快與頫首就逮爲獄吏陵偪貽先皇以殺大臣名曷若委身清池國體旣全而身不受桁楊箠楚爲得乎故以平自比不知者以爲自賢識者以爲自道也而四十年學力至此始有得力處先生葢亦自信之矣後之欲觀先生者第觀其全歸時齋沐焚香告天告君倂告諸祖考從容詳審無異平日則其所養可知已顚沛必于是先生有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高先生墓志銘

大學士朱國禎

理學至國朝而明明明之極間亦厄而蝕如日月然暫蝕必復復乃愈顯其明正統八年癸亥河東薛先生厄于王振幾死卒參密勿祀廟廷越一百二十四年丙寅乃有梁谿高先生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祖孟永公始定居邑之東南隅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省軒公翼三傳雪樓公適世傳長

者雪樓生靜成公村是爲先生王父舉孝廉令蒖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生有盆蓮之瑞王父紀以詩至今跋而藏之靜成有弟靜逸公校娶朱夫人無子因以爲嗣自幼神釆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二十一壬午舉于鄉居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涇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卽曰學將爲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

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扗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要于何處索本卽身卽心會歸于一道不遠人于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卽有知學之評廷試三甲當爲令丁嗣父憂先後盡哀持喪甚恪益修子職絕人事讀禮讀易服闋謁選當改京秩或有申舊例外仍與外者甚喜曰居內忩

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刃解然竟授行人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僭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獻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敎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帖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用世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豈德

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心處五更氣淸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臯杜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閒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門存待臯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旣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貽書有吾

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甲午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著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恍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扗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日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蓺集朱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爲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凶人署事三月覔差歸其地有蕭自麓者故念菴先生門人臨别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

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曰敢不服膺至漳謁李見羅先生李謂既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皺漏處照管眞有無所事事的光景荅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爲自欺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爲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竅之心斯爲知止工

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
第籠侗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
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
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
二字病處吾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
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産諸兄弟不可得盡供
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于湖邊中有一
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武郡吳子徃來訪淡契相與
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

義甲辰東林書院成故龜山先生遺阯有道南祠
僾于僧院邵文莊圖修復不果至是與涇陽共成
之集吳越士大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
出大恉互證要歸于端居主靜謂大聖賢自有大
精神主靜只扗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以百
當一以千當十積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見天則以
學爲敎從前靜定居多間以會友應酬至是無之
非靜觸處流行不煩收攝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
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恉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

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
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
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
處于朱爲貫通于孟子爲集義所生于顏子爲不
貳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兩朝鼎成廢
臣以次起用庚申召拜光祿寺丞同日高邑爲太
常少卿福清葉臺山先生再召爲首輔鄒南臯爲
總憲衆正竝登以會講事屬同年葉閒適而後行
辛酉進光祿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鬧于前

尋即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東疆警報狎
至請逐鄭養性李如楨李可灼以消萌除慝淇澳
孫先生上紅丸疏劾舊輔方從哲讀而歎曰此一
部春秋也持論不少顧忌轉太常少卿作寅直說
幷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
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
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倒分人禽
反易何所不至傳旨重處福清爭曰斯人有重望
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猶有言朕

不孝之語蓋上本英明重首輔容讜言逆璫魏忠
賢雖壯㓕播惡猶未得盡肆也已轉大理少卿又
轉太僕卿方鄭之黨且憤且懼竊竊只以東林爲
言將注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蓋鄒南臯馮少
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闡福清爲之記俾一時盛事
給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起
者甚眾兩中丞皆辭位去先生亦疏辭謂講學何
臯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
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爲喻冀有感

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差歸給事中王志
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要言人臣
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臯爲
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壯手妙于調停是皇祖身
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
上祖考壯念妙于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
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
身上事而柰何諱之加以誣詬使天下叓不敢開
口說亂賊二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官

爲窟翻弄無所不至心憂之日玩易自適幸鄭養性會鞫逐出都門頗慰謂身上事作一小結局方請告張太宰誠宇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卒業易註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浚擇矣福清見勢孤求補閣臣挈余爲助點用四人聊城朱麥水南樂魏道冲與焉余過梁谿相見力以大義爲言猶未行無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曰聖恩渥矣敢自逸

乎時高邑已爲太宰給事中魏廓園故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約一以懲貪爲急內外凜凜顧逆璫已用事南樂結爲族大拜實有力焉初對衆猶諱之璫亦曰我家人姝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爲非一日講筵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原可知所擬手惟閣臣未幾璫爲楊副院大洪所糾列二十四大辠頗內懼謀于南樂謂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陽慰諭迫以不堪事林汝翥事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藍石病卒衆議楊副院署事

璫不允議馮少墟爲代璫傳旨推扗京者戸兵刑三尚書非人望所屬卿貳中因補少宰及南太宰點陪辞正推皆引去或曰內故以此驅除也惟先生與饒豫章李懋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又爲同事者所軋遂以屬焉苦辭曰師生分列部院攻門戸者藉口何以自解然衆議已定不可易遂推上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扗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木閣老門生當票擬福清運筆如飛忽曰糊塗又它事多相左臨發密語余曰渠內有所恃咄咄偪人不得不避蒲州叟非其敵必不能久子當早辦歸計又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于道交爲湊拍于俗情爲眼釘尤須善處余心識然皆不敢言也先生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尋具疏申嚴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款期于拔才除贓示畫一之畔其大端扗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

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
以內和緩而疑其媚福清淡得此意余亦忝坿同
心謂其迹自是可泯而議者脊脊以二人大可疑
有冷語挑剔者余等皆俛疾不出至煩鴻臚宣諭
暫解孟冬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峻劾示必不容
大憝遂顯坿逆璫商之聊城合策以獻凡閣票用
墨內批用硃內有可否必發改票閣臣執正甚至
彊爭內亦無如之何必曲聽或一二字添改必註
明俟考皆首臣執筆想正統初年勒定張太皇太
后所云凡事聽先生主張者世世守之閣臣惟此
一柄可以著力即神宗社位久事多獨斷留中亦
未嘗不依票改批至是獻策曰散其權某奮身奉
命何事不可為璫甚喜傳旨云云呈秀亦投體言
曾糾陶朗先高曲庇借事報讎時山西巡撫缺已
擬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曾為嘉善令首垣經識
拔者御史陳九疇方外轉窺指以門牆為言詔停
應祥另推選郎首垣奪職責太宰及先生阿比余
驚曰部院待臯或得免聊城出不意睜目曰誰免

誰免葢成算已定惟就中人知之明日九疇畱用
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凡蒲州原擬改之至盡葢
皆兩人潛改潛送屢黜員外郎徐大化又伏内幕
潤色動千百言蒲州本以王安事與南昌劉是菴
先生皆逆璫所銜劉早去僅得免至是數見傾墜
臥余肩次受事權去無能爲朱童蒙以蘇松兵備
捶臥告災者眾大鬨引疾余照例票允聊城攫取
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恆茂言它事暗訕前案余
駁之南樂追還改褒猴余卽趣出旬日間蒲州太

宰及先生皆逐余賜歸歲除出京一綱打盡呈秀
復用爲先鋒明年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副院
首垣等十餘人太宰行戍欲幹坐先生吳錦衣力
解得止至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爲十六日謁道南
祠有別聖文歸看學後園詩諸子舉原無生死四
字以示且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它
累作字二紙扃篋中復之内寢與夫人款語少刻
出取所封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旗
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寂諸子推戶入見鐙火

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
赴水久矣盖六日丑時也異香撲鼻鄰人皆聞車
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霑身滴水不入腹
數日成殮面色如生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
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
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
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
游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
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痛余爲位哭成

病至秋稍愈徂乎靈風肅然若或見之烏虖傷哉
夫河東厄于王振卽棗强之悍尚以臺長被訶叱
不敢鞫卒賴寵下執爨奴哭泣以免今忠賢之逆
十倍于振閣臣反逢其惡其餘艸偃因以報怨逞
志黒浪翻天鬼風帀地坐視正人糜爛箝及先生
曾爨奴之不若人止知南樂不知聊城有物有對
一顯一微小人作緣終露醜態不月餘春闈副考
陡被奪去鞅鞅有違言守位不終究竟挂齒讕辭
解嘲奪者志無不忮威無不加然良心間露公論

難容叙後一疏嗟何及矣逆瑾科之以叙呈秀咎
以爲多立地讜歸蒙面以奴而坩蘼諸人猶泰然
侈得意自謂遠或十年近且五七年可坐亯富貴
然不渝歲聖主龍輿首繫逆瑾呈秀餘以次湔埽
一空先生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
憲廕子子世儒詣闕謝恩明旨俾爲孤忠遂學秉
節正終世儒復以先生兩次請移封母夫人未霑
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復邀三世誥贈自雪
樓公以下咸得恩贈如先生官噫嚱是亦可以慰

矣生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
五配王夫人子三女四孫男七孫女五曾孫一俱
詳述中世儒等以崇禎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葬于
九龍南峰蝌之諭塋先生既歿且追卹海內益悲
思謂常人蓋棺始定眞正學問人至此始見光輝
力量夫學自孔孟後程朱立準陸象山互有卬正
遂覺分涂後之人習其說者皆不免流獘先生謂
從朱學獘爲實諡可消從陸則流爲虛諡難補葢
淡見近日聰明人大言鼓動致人心陷溺思以救

之又不欲明指其人祇煩詞說故以敬律身以靜窺妙以易義乾坤姤復轉樞紐遮實補虛然後學脈始清邪說自息功不在距楊墨下而蒙難從容符合明夷之指靜中得道諸苦咸除出入生當下超脫備今古一人又何疑焉著作甚多內朱子節要硏訂假眞正蒙集註解釋最備周易孔義則一生精力所注眞前聖所未發者余素不知學相從日久以眞之一字見許期以經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見託一時同志凋盡非余莫可任予律亦以爲言然下筆實難繪天測海未容艸艸而天裂海枯驚悸垂死之餘淚有餘思不屬荏苒年餘則錢宮詹神道碑銘已出乃矍然摘而書之美不勝書別有全刻不可不讀姑爲之銘銘曰

千古學術自有眞諸儒講席多平分吾道南矣粱谿瀆東林書院天下聞顧公開壇從如雲高公領袞同其羣程朱訂定埽紛紜陰霾積久見朝昕從敎蛙鼓喧復殷獨衍孔脈精且勤剖判神理窮無垠繭絲牛毛何足云興起善類德所熏立言垂世

比典墳振肅綱紀滌世氛閔不加察曰露醜于我何有等飛蟲超然箕尾謝魔軍入水不溺皃欣欣竽香池影氣壹壹生死如一見眞君曰忠曰憲表清芬我增一字則曰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南禮部侍郎錢士升

萬歷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詬厲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講學之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晚起田間登九列昌言正色率屬澄清而風節著大道莫容蒙難正志遇今上褒卹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議易名復奉有孤忠邃學秉節正終之明旨而忠義顯顧先生之風

節之忠義皆學也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妖壽
不貳退藏于密而顯仁于造次顛沛烏虖此所以
爲先生與先生諱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始祖曰
孟永公三傳至雪樓公代有隱德雪樓公生靜成
公材是爲先生王父舉于鄉爲黃巖令有異政生
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
公有弟靜逸公校逾壯無子請以先生爲嗣靜成
公許之後皆以先生貴贈太僕卿先生蒙䘏典胄
子世儒詣闕謝恩邀三代誥贈自雪樓公以下皆

如先生贈官先生生年十九補邑諸生又二年壬午
領鄉薦二十有五從顧涇陽先生講學讀大學或
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肅恭爲主持心方寸
間久之悟所謂腔子者覺心不專扗方寸渾身是
心葢志學時卽以程朱爲的矣己丑成進士隨丁
靜逸公艱廬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授行人適僉
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自爲書
于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亹亹數千言嘗謂讀書意思

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偶坐僧房自覷本體忽思閑邪存誠覺當下無邪要不須覓誠快然如脫纏縛已奉使歸時太倉當國閣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閣攻部者先生復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一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條旨上而先生降雜職矣甲午赴揭陽尉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于舟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門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明道先生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緜翛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于蠡湖閉關趺坐作復七規程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先生與顧涇陽先生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宗旨洗發提撕遠近負牆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靜定尤不可少益學人神短氣浮淩染世俗必韲頭讀書使義理浹洽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

午以後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指程子鳶飛魚躍必
有事焉之指己及大學知本與中庸之指具困學
記中益先生自癸巳去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
道益尊而望亦益重光廟登極詔起建言廢棄諸
臣天啟元年起先生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
事綜理微密秏蠹畢清旣而廣甯失陷京師震驚
先生請逐鄭養性誅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孫
宗伯疏論紅丸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會議謂舊
相交結鄭戚不知有君義甚峻未幾轉太常寺少

卿有務學疏略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不然
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
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疏上傳旨重處以福清力
持僅得罰俸己轉大理寺少卿又晉太僕寺卿而
講學之禁起鄒馮兩公皆請告歸先生于辭疏及
之有講學何辠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
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貽書王
給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
微懲前毖後不宐爲亂賊脫辠爲君父種禍夫皇

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
根心妙于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扗念妙
于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
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柰何
諱之加以誣謗也至哉斯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居無何起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値皇子覃恩予
三代誥命先生曰君恩渥矣其何以報而同志亦
以大義敦趣甲子春入都而副院楊公臯璫疏上
中及枚卜蓋指南樂也南樂恚駸駸欲與璫合而

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齮齕漸惡先生默爲聯絡備
極苦心會總憲缺廷推首先生時儕鶴趙公爲太
宰先生以門牆爲嫌力辭之太宰心動而臺省急
先生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
先生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
按淮揚時賕賂鉅萬竟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
既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泄憤而南
樂又以偃蹇被糾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
而所欲急驅者部院則借晉撫事以發端首垣選

郎逐而先生與太宰俱罷歸矣乙丑春詔獄起追贓一案將連及先生賴吳錦衣力持得免及游鳳翔疏上而先生削奪矣已請毀東林書院矣先生屛迹河干杜門絕交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當繆周二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而得吳門信頗異微笑曰其然乎及晚家人聚酌如常止云㽞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日中信先生聞之整衣起從容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欲料理爲出門計可急覓舟束身就繫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紙鎖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命且暫退移時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見鐙火熒熒杳無蹤迹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游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

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諦視平立水面衣履整齊淤泥不霑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烏虖仲也結纓曾也易簀先生其同而異異而同邪先生嘗謂少年不學老無受用事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先生末路風騷受用得手矣先生書無不窺尤深于易所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共論心性理義如繭絲牛毛而學脈流派參訂叙精謂學微有心性之分孔孟已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至文成文清便是兩路兩者遞傳必有所獘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令虛證見矣當相與稽獘而反之于實又曰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獘病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佛氏叙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世界聖人因物之是非而是非之吾不與也所以開物成務此其息邪閑聖功豈扯距楊墨下哉生于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

配令誥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長世儒以諸生廕
入太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廕次世甯諸生孫男七
人女七人詳志狀世儒以庚申年己丑月壬申日
丁未時葬先生于嶧峒之論塋而以墓隧之詞相
屬廾五十無間何能窺先生萬一顧自爲諸生時
從涇陽先生于東林因親炙先生及先生起勳署
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至于今盡讀先生之遺文
恨覿面失之不獲如醫閭之事白沙也竊儀圖之
先生光風霽月似茂叔太和元氣似明道整齊嚴

肅似伊川讀書窮理立朝岳岳似晦翁若新會之
灑落餘干之主敬河津之實踐姚江之超悟先生
兼有之而無其獘蓋國朝理學名臣溯伊洛淵源
以上接洙泗者先生一人而已它美行不具載第
識其大而系之以詞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敬窮理孔矩同符微言旣
遠正學榛蕪無善無惡乃墮野狐先生之學溯流
閩洛力闢禪宗導以聖鐸境有動靜功兼約博致
其精微棄彼糟粕講道林泉垂三十年晩起廢籍

諸賢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激揚風紀顧邵後
先羸豕漸孚亢龍有血義不辱國從容明浚晝夜
可通泡影忽滅入水不濡汨羅非埒帝鑒忠精褱
卹九京將作營葬太常易名惟忠惟憲二法合符
德有餘美名匪苟成新宮如堂穹碑如歸精神行
天歷百千紀先生有言本無生死廓然太虛何終
何始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景逸高先生行狀

工部侍郎葉茂才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吾邑以理學名者邵文莊公
而下代不乏人而隆萬以來則有顧涇陽先生于
邑之東林闢道南精舍以鼓舞善類講明正學士
烝烝向往幾與白鹿紫陽鼎立宇內維時與涇陽
先生相左右繼先生爲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
存之也先生諱攀龍存之其字世稱景逸先生天

啟丙寅浸于黨禍今上龍飛卹典渙頒贈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賜祭葬廕子沈冤得白孤世儒等將
營窀穸謀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狀屬余余與存之
同入泮又同舉禮部少而壯壯而老出入相友者
幾四十年知存之者宜莫如余乃勉為詮次以備
采擇高之先有孟永公者始居邑東南隅孟永生
耕樂耕樂生省軒省軒生雪樓雪樓公配浦氏生
二子長靜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黃巖有循良
聲居鄉以長厚聞卒祀名宦鄉賢祠次靜逸公校

無子靜成公生繼成公德徵子七人配陸氏無出
貳室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褓靜成公
抱以屬弟曰是兒生有佳荷之兆弟其子之遂為
靜逸公後存之官光祿少卿及晉刑部侍郎兩遇
覃恩贈祖靜成公嗣父靜逸公如其官祖母嗣母
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邵援移封例贈
亦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歲時嗣母
授以果餌必傴僂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數
而止其根器夙成已露一斑矣稍長從文學茹澄

泉先生游于孝廉許靜餘先生亦尊事之以學行相砥礪未冠補邑諸生壬午舉于鄉年二十一耳爲沈相國龍江公徐中丞簡吾公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癸未丁嗣母艱戚易備至喪葬如禮至丙戌丁亥間邑令李元沖延江右羅止菴與涇陽先生講學于黌宮士紳雲集存之躍然喜曰吾夙有志于學今得縣父母爲嚆矢吾學其有興乎于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愼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迨己丑成進士與薛以身王信甫歐陽千仞輩同出趙儕鶴先生門趙爲振古人豪同門皆表表英傑一時聚樂所見益遠以大所得益深以邃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未幾聞嗣父計星夜馳歸擗踊悲號幾不欲生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洎嫡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爲日程它無所置念也服闋謁選授行人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以所著書獻求頒行天下存之不勝駭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政

本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元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亹亹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疏留中不下說者謂此兩疏關係學脉紀綱甚大雖一行一不行而存之素所蓄積已吐露于大廷矣時僚友同志者若聊城逯與權江右陳彝仲徽郡洪平叔皆海內名士存之與上下其議論或紬繹往古或參酌來今或講究典墳或詢訪人物或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至丙夜不休併莫逆友後諸公皆蔚為名臣存之有力焉行人署中多藏書恣意探討得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于心自後每事必求無媿三言而後已因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為初學指南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論儒釋分岐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脉久

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爲涵養德性之地每出游則于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于禪扉靜坐夜臥至平旦氣清時即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句覺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覷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也壬辰臘月齎詔至金陵事畢謁鄒南皐朱虞封瞿洞觀諸先生請益諸先生傾蓋如故湥叟共榻各傾吐底裏

互相質證以存之爲海內有數人物定交而別抵家昕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錢啟新先生往姑蘇謁王少湖先生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孔門學脈凡事只求天知此語甚確王先生謂士君子處不足善其身達不足善天下焉能爲有無須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原居官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此語令人惕然湥省又云吾沈雅不若涇凡勇厲不若文石直截緊嚴不若元臺樸齋其篤信先覺之言不難以身下人如此

癸巳冬抵京會戶部郎鄭村楊應宿陰有所坿麗
掊擊諸賢甚力存之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
以臻至治疏有旨著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及
會議疏上應宿有奥援止降級調外存之則謫尉
揭陽矣赴謫所涂遇東粵陸古樵聞白沙先生主
靜之學自歎于道尚未有見發憤曰此行不徹此
事眞虛過一生矣涂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涵養
德性之法靜坐與讀書互用如是者兩閱月而心
氣澄清與膠膠擾擾之時大有徑庭過汀州陸行

宿旅舍對山臨澗種種悅心手持二程書見明道
先生之言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
樂扗其中萬變俱扗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
如此實無一事存之平日淡鄙學者張皇說悟此
時看作平常扗揭陽三月日于衙齋課士正文體
釋書義集諸儒要語刊示之諸生彬彬顧化又得
良友蕭公自麓羅念菴先生門人也學以主敬立
基與存之合轍將歸自麓贈言曰公當潛養數年
不可發露前輩皆默用一番堅苦工夫故得成就

耳存之深然之頫行復爲地方除一大慝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論數日李意主明宗修身爲本學之宗也知本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便有無所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罅漏處照管提撕耳存之則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剖爲己爲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極其所關最爲喫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于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爲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容籠侗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謂余曰李見老揭修身爲本于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其于明宗之旨蓋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骨立寢苫枕凷一遵古禮雖格于限制不得終三年喪而朞服內備降服子朞以外備心喪子識者以爲得

體云遺命析產爲七存之曰兒有嗣產壮不敢當盡出爲喪葬資餘置義租贍親族洎父妾之無出者迨四喪畢遂築室湖濱爲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攜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動以旬月計同志如吳子徃歸季思來訪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始會蘇常諸友于二泉之上與管東溟先生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相接至無所容于是涇陽先生倡議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乃集同志數人醵金數百卜築楊龜山先生講學遺阯相傳所謂東林者與諸友棲息其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存之與涇陽先生後先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饜而去存之每謂學者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葢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爲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而其

取受病處又壯自幼以干祿爲學先文藝而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頓刻可拔必蘸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日至其自諭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至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至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至此覺得天地間道理只是停停當當一箇中平平常常一箇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于吾人甯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孶而後已云爾烏虖存之見地至此眞不負蕭自麓所謂潛養數年默而成之者矣又數年抵庚申洗心退藏其工夫愈嚴密應用愈圓融與朋友交懇懇款款愈淡沈而和易僉謂集東林之大成者壯存之矣明年天啟改元奉遺詔起謫籍諸臣臺省交薦起光祿丞意欲不行吾輩勸駕者謂義不可辭乃幡然曰義果如是且吾親未霑一命脫

世不我容惟不俟終日可耳于是以東林講會屬
執友吳覲華主席而單車就道至歲暮抵京隨作
一偶黏座右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眞性
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年二月陞少
卿署寺事值上元節餽上供天鵝羣璫恣索存之
援舊例以家鵝代譁者帖然署寺數月裁無名供
費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積弊如洗中官見者
慴服退相戒毋犯既而廣甯失陷京師阽危人無
固志存之鎭以安靜疏薦孫公愷陽董公見龍李

公之藻鹿公善繼等及愼畿內守令之選行保甲
防禦之法得旨允行又見外戚勳貴中官家皆姦
細窟宅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輒抗疏披瀝言之大
宗伯孫公淇澳追論舊輔紅丸事下部院九卿科
道會議存之持論益鑿鑿不少顧忌諸貴戚大臣
近侍皆側目斂手思有以中傷之矣尋轉太常少
卿有恭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疏內復及
方鄭二氏傳旨欲重處葉相國維持僅止罰俸復
轉大理少卿晉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舟

中閒寂著周易孔義大指謂五經註于後儒易經註于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里居數月卽家起刑部侍郎復疏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時楊副院大洪疏論魏忠賢大辠二十四奉旨切責矣又有旨逮株御史杖萬工部矣中官圍首輔門索御史毆工部郎至死不問矣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宦寺無可柰

何存之乃謂當事曰今日外庭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內閣當借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激其激外庭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婉而疑其媢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空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化諸璫勿與吾輩為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員鈌舉朝會推莫踰存之者存之發憤辭曰趙太宰是龍座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淺受杖更慘可越

次用龍乎不若用副院署事便僉曰然擬副院名
上魏璫大怒傳旨推見枉者衆復彊存之存之讓
饒太宰亦許註饒而河南道堅執不從卒以存之
名上次日得旨存之益跼蹐不自安乃具疏懇辭
曰都御史者古御史大夫之職也天下事皆得言
之無奈世習之漸靡久矣臣子不以直心爲國則
有難振之氣以請託賄賂爲固然則有難洗之習
以同異起愛憎以愛憎爲臧否則別白之難無端
而分畛域疑弓影則調伏之難所以難者緣人各

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先無私而後可以
消人之私先無隔而後可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簪
筆者關公論之明晦巡方者係億兆之安危必爲
之長者合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是殉無苟營
身家而後可宏濟于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卽都
御史之失職也其關係何如者而以臣當之如覆
餗何疏上不允乃就職存之謂安民務杜懲貪欲
懲貪必自輦轂始一入中臺卽有禁絕書儀餽縣
挂通衢明示爲人臣者不當以好貨爲貪吏的也

適有兩御史回道一至廉卽令謝操臺註上考一
至貪卽崔呈秀立疏糾之奉旨著吏部從重議處
部覆仰承德意褫呈秀職贓私著撫按會勘的實
依律遣戍時謂存之新入臺能舉職矣呈秀昏夜
乞哀于忠賢忠賢是時如鷙鳥伏匿雖不卽爲解
救而與呈秀結父子歡恨外庭實甚存之知時事
不可爲惟有興吏治以安民生可少延旦夕乃復
具申嚴憲約一疏大意欲責成撫按以約束司道
責成司道以約束府州縣責成府州縣以安民生

條列五十餘款如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
心厚風俗以至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彰
善癉惡剔蠹釐姦之法甚具而要以躳行倡導節
用愛人爲主掌憲風規大略可覩然無如羣小之
搆陷何也時魏南樂爲臺省交參懼不能容與呈
秀共入閹幕恐嚇忠賢合謀以傾正人遂借會推
巡撫一事爲一網盡羅之計首擊去夏文選魏都
諫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忠鯁與各衙門之
守正不阿者靡一孑遺乙丑春夏間緹騎四出矯

旨逮楊副院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斃詔獄諸姦恨未已幷欲坐存之贓藉吳錦衣孟明以百口保始獲免至要典錄成坐移宮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存之欣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南皐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倂兩公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欲索價萬餘濟大工及拆估入官僅得三四百金而東林遂爲瓦礫區學者無立錐之地矣當是時存之屛迹湖上玩易不

輟客至斷橋以禦之丙寅春復逮繆西溪周來玉兩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絕不露一毫聲色至三月十六日早肅衣冠謁龜山祠歸與一二親知看花園中談笑自若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視死如歸耳又數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壯坐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倚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是夕祖孫父子相聚晚酌無一言及家事第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當緹騎費俟

天明蕭然就道耳兒輩各歸寢吾亦安枕矣至夜半復傳前信至存之起坐問曰信的乎步入書齋取紙書數行鎖篋中復至夫人所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諭之曰吾此行未卜歸期丁甯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而已復取篋中紙手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啟視兩孫出寢戶閉以爲復就榻矣頃之不聞謦欬子若孫推戶入第見一榻枵然徧覓不可得亟發几上封視之乃遺筆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

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時也午後府帖至縣知官旗于隔晚到府存之赴水適當其時豈其靜養一生神明默啟至誠前知邪胡其從容暇豫不疾不徐一至此邪所最異者平立水面冠不溼履無泥攤起竟日無滴水出口停斂數日以待長君顏色如生觀者無不驚爲神云存之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

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濬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言慈悲即仁言般若即知絕不言禮義故所謂仁知者非吾聖人之仁知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

成務又曰學必繇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格物不至于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又曰吾性本來無物不可自生纏擾本來具足不可自疑虧欠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本來光明洞達不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爲造作作氣質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性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

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作靜坐說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靜中妄念強除不得昏氣亦強除不得眞體旣顯妄念自息妄念旣息昏氣自淸繇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

靜無動之體云爾又曰惟天理至靜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濂溪主靜主于未發也主靜之學始于愼獨終于無欲又曰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眞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無動無靜乃眞靜也又曰有理靜氣靜之別理靜者理明欲淨匈中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不著于物而靜也兩者交資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其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

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彼爵吾義不作富貴想仰不媿頫不怍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窮達想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人知囂囂人不知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

有甚汚得我鳶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識得這箇眞更有何心可洗如何識得曰退藏于密而已愈密則愈眞是謂一物不容是謂無聲無臭是謂洗心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何能無適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誠敬存之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謂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

容一物是也然惺惺與收斂難得恰好纔著意便不是惟整齊嚴肅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若程朱家法也存之著述頗多有二十餘種皆關世教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尤極苦心無論長篇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事敗于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曰人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後世尚有偁述之者眞小人而無忌憚矣曰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術學術者天下之大本也學術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講學為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于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政財用本于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逆法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吾儒學脈有二孔孟微見厥兆朱陸遂

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岐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幾而返之于實此數條者前無所因後無所襲獨見而獨言之其憂世淑人砭俗回瀾之意溢于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手不接非禮之財足不履非禮之地門不納非禮之人其刑家也孝友天植鞠我生我咸得其歡五弟一兄白首無間與夫人王氏雝雝肅肅相莊如賓覩猶子如子視猶子之子如孫義方之訓燕翼之謨洋洋如也下至臧獲馭之嚴而有恩與司馬之僕無二其待師友也于澄泉靜餘總角論文世締其好無論己厥後子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恤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甥家壻家貧者助賢者獎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薦拔其待鄉邑也孝義忠節力爲表揚大利大害力爲興除凶年饑歲力爲振濟至設爲

役田役米以蘇糧長之困設同善會以恤邑中之
鰥寡孤獨者尤厚恤其貧而賢者其施益宏且遠
矣評者謂其立朝也有斷斷休休誾誾侃侃氣象
涉世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也有申
申夭夭氣象誨人也有循循善誘氣象進而危言
危行奮不顧身也有壁立萬仞底柱中流氣象退
而願學孔孟不雜異端也有醇乎其醇精金美玉
氣象禍患突臨從容就義也有內省不疚不憂不
懼氣象烏虖斯眞存之之實錄也夫余猶記曩者

赴任滁陽存之手書偕行說贈余偕行者與時偕
行也易言與時偕行者三乾也損也益也余謂乾
之時行存之有其五焉其謫籍家居者餘三十年
遯世不悔若將終身時潛而潛也主盟東林闡發
聖賢之精微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時見而見也日
就月將瞬息存養而頃刻靡敢怠皇時惕而惕也
遲疑于出處進退之閒自試于動寺冏卿之際時
躍而躍也至于掌憲內臺爲衆賢之領袖時當外
計作貪吏之鋤芒則幾于亢矣剡中涓伏負嵎之

虎憸邪逞報復之謀履霜堅冰存之必有炳于幾
先者而無柰適遭其窮不得不時亢而亢其追隨
屈平而含笑以入于永也所倆進退存亡不失其
正者非與存之每自謂一生用易不虛百惟是吾
黨失一良友海內失一斗山杜朝杜野失一規榘
準繩之君子不能不爲世道三歎息也余無似不
能仿佛存之萬一詎能闡揚懿美以昭示來茲所
恃大君子椽筆鴻裁一言袞章千載不朽

祭高先生文　　范鳳翼

嗟嗟悲哉悲哉何使余隕淚和墨而筆不能下者
屢也余何悲于先生謂天不憖遺而國空虛也先
生之使余獨悲之甚也謂海內知己惟先生一人
杜足以不恨而今不可復覩也今漢署中纍纍若
若者豈不充位乎誰足當先生者國以一人與先
生之齋志而未伸者十之九也以余之忤俗違時
而先生謂周吏部曰范某舊銓典型宛如涇陽先
生故事用之方能脫胎換骨此語余所不敢當顧

不知先生何取于余而云爾也先生又嘗爲文以壽先人矣其文雖以壽先人而實以教余先生之言曰聖人何以異于人哉聖人習而安之衆人不安而不習也是先生之警我以衆人而誘我以聖人之道也何篤摯也余家食廿餘年足不履戶外顧與先生郵筒往來無虛月余每于時事之大者獨謂諸君子之過激非是此語不可聞于諸君子之耳而先生書來獨是余言曰諸君子之過激使公論反出于小人而私情反出于君子如來教所

謂君子之公論也可見天下事有一定而不可移之理云云先生非知余之深余何敢以此語進而先生果獨許余言之不謬也然則海內一人知己非先生而誰而今已矣誰當知余者而又安能已于悲也雖然人之悲先生以情而先生則深于道者有龍德焉得時與雲而雨天下非其時則蟄伏于泉壤而已矣當逆璫煽虐緹騎將及先生之門而先生先一日而效屈原故事不落姦人凶手此豈不謂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而深于道者哉先生

之生而死死而葬亦猶龍之蟄伏泉壤焉耳何生何死而又何以悲哉余方值海上亂民之變罹禍奇慘恨不如早死璫而僅以削奪止也亦惟是疲于奔命未及哭先生之堂而遙致雞絮其終安能已于悲耶

高子附錄終

邑後學吳祥霖校字

高忠憲公年譜書後

明邵文莊顧端文高忠憲三先生吾錫三大儒也初文莊既沒久無年譜及端文忠憲並起始相與補成之其為譜出於私淑後儒固以道相感而雖見其大若夫忠憲年譜始輯之者為華吏部鳳超先生其為譜出於入室弟子尤詳諸親炙而雖見其真吾黨讀之殆未有不興起者然作譜之始未與其感及讀者豈盡知之乎崇

禎初吏部起補工曹念忠憲當秩文廡亟譔跡數千言將請於朝會杜黄门先言之未允而吏部仲兄龍超公自家貽書京邸謂非今日所宜言惟當竭力表章使忠憲之學昭明於世而後可議及此吏部得書喟然爰取跡稿藏之而力以表章師傳為己任兆輯忠憲年譜云先是吏部從學東林及登第後執贄既而同舟北上心悅誠服以為幾於無行不與具載劄記中至是

乃以平昔獨知獨見記諸天下共聞共見博求諸同门知契密訂諸遺書記錄故此編其譜年也莫非譜學也其譜学也為請祀張本也此則吏部之心也抑感真者必真方忠憲閟逮而赴止水也拜表謝闕慭書告祠而外不作一語屬家人獨手題一帖訣別吏部乃閱二十餘年吏部亦復殉節君先借是譜心相印以相證也者按諸顧高两公之譜文莊不更有光歟忠憲

從孫楚培氏及其子象姚夙奉學憲公庭訓孜孜於紹明忠憲家學己巳冬既捐橐重梓高子遺書復捜是年譜附訂於後俾學者讀其書即思知其人一則伸吏部表章之心一則著師弟後先之跡而將來祀議之準又何俟他求也兹余向謂佟儀部我亭以崇禎辛未訂遺書而吏部旋以乙亥戍午譜兩先生功在高門如鳥翼車輪不可缺一㝎今此之合璧而行矣竊欲先

獲我心故泚筆倫書之因憶吏部孫何思大令嘗語予曰先吏部於忠憲入道之序皆道國學記提挈不明又如壬寅輯朱子節要戊戌午有戊午吟辛酉入京以東林講席拜託葉吳兩公皆卷中加意發斯言也夏中心藏之併敢私識末簡為讀譜者告焉

時

康熙己巳嘉平同里後學張夏拜手敬書

高忠憲公年譜

受業門人華允誠謹述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
時先生生
先生姓高氏諱攀龍初字雲從後字存之別號
景逸其先人曰孟禾公始居無錫一傳耕樂公
如圭再傳省軒公翼三傳雪樓公適代有隱德
雪樓公生靜成公材舉孝廉令黃巖有異政祀
名宦鄉賢靜成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郡

夫人實生先生靜成有弟靜逸公校配朱夫人無子因以爲嗣先生之生也有盆蓮之瑞靜成公詩以志喜後先生得手筆于冗紙中捧誦珍悼跋云蓮花之君子也發于盆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于六尺君子神充于宇宙亦若是矣出于汙泥汙能潔也常人心役于五官君子心超于萬物亦若是矣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子孫相率爲君子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五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六歲就外傅

先生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敬而受之或命自取必如所常授數

二年戊辰七歲

三年己巳八歲

四年庚午九歲
五年辛未十歲
六年壬申十一歲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癸酉十二歲工文章
二年甲戌十三歲
三年乙亥十四歲
四年丙子十五歲應童子試
師事邑中茹澄泉兄事孝廉許靜餘以學行相
砥礪暇則默探討諸儒語錄性理諸書

五年丁丑十六歲
六年戊寅十七歲
七年己卯十八歲
八年庚辰十九歲
九年辛巳二十歲補邑諸生
十月娶王夫人
初聘王抑所女繼山孫女殤抑所以先生爲天
下第一流人品卽抱內戚沈女續好先生佩德
十勿替終身無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歲舉于鄉

爲沈龍江徐藺吾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闈中原係落卷將發榜矣藺吾就榻不能寐鼠齧其足者三藺吾異之暗中抽一落卷卽公卷也呈主司遂得中式

十一年癸未二十二歲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歲丁嗣母朱夫人艱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歲

每日嚴立課程自臥榻至日逐經行處壁間悉黏一圈期于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又有日鑑篇以德業之敬怠義欲分註于天時人事之下日有稽月有考

十四年丙戌二十五歲始志于學

邑令李元沖延江右羅止菴與顧涇陽先生講學于黌宮士紳雲集先生躍然喜曰吾夙有志于學今得縣父母爲嚆矢吾學其有興乎于是奮起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獨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

十五年丁亥二十六歲服闋
十六年戊子二十七歲入南雍
司成趙定宇略師生之分結忘年交
十七年己丑二十八歲舉進士廷試三甲
分考高邑趙南星儕鶴評云此卷似知學者當
拔之牝牡驪黃之外同門有薛以身敷教歐陽
宜諸東鳳王中嵩述古
七月丁嗣父艱歸
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

生父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爲日程他無所
置念也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歲
十九年辛卯三十歲服闋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歲謁選京師
先生廷試三甲當爲令丁憂起復當改京職值
選司鄒孚如議申舊例仍與外先生喜寄父書
日男觀今日時事日非天下事無一可做稍酬
生平惟有守令耳部官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

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爲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兒亦量力能爲之邑中豪傑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邵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起脚夙志如此未審得遂否既而鄉議不行

六月授行人司行人

上崇正學闢異說疏壽上今日要務疏

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先生不勝憤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正本疏上嘉之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不旬日壽上今日第一要務疏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語甚剴切留中不下時僚友同志若聊城逯與權中立江右陳彝仲徽郡洪平叔文衡先生與之上下今古講究性命詢訪人物善相長過相規稱莫逆交後諸公皆蔚然爲名臣先生有力焉司中無事藏書甚多得恣意探討取二程朱子

全書薛文清讀書錄手自摘鈔作日省編集崇正編尤多用尊德性工夫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一日靜坐久之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一時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會友談心種種無非是物矣

十二月齋詣金陵

謁鄒南臯朱虞葑瞿洞觀諸先生

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歲 正月自金陵歸

鐙夕前抵家朝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

問業往毘陵謁錢啟新先生往蘇州謁王少湖先生嘗曰王先生謂士君子須是立得箇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語不多令人惕然深省

十二月復命建言謫廣東揭陽典史

入都三日見鄭材楊應宿附閣攻部掊擊眾正甚力先生憤激不平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語侵閣臣遂有此謫大要言諸臣罷黜非輔臣欲除不附己則內侍不利用正人而

應宿等反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閣臣之實閣臣聲音笑貌開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以致機權潛用善類坐空云云奉旨著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先生侃侃詰問不少諱避因有皇長子翦春出閣之諭先生雖身在危疑喜國本大定與相知酌酒相慶忘其一官之去又遺吳海洲曰人行義非難所安為難此心清淨中一物不可著何處著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鳳凰翔于千仞海洲亦為先生建言削籍者也

十二月辭朝歸

二十二年甲午三十三歲　七月赴任廣東

顧涇陽亦以言事黜先生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至武林與廣東陸古樵粹明嘉善吳蓮菴志遠談論數日古樵潛心白沙主靜之學先生得其提醒自歎于道尚未有見總無受用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

眞負此身矣舟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者反覆行之當心氣澄淸時有塞乎天地氣象在路兩月如武夷天游九龍十八灘險絕奇絕處不可屆指靡不畢領其勝憩九峰書院登子陵釣臺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自謂得山水之助不小過汀州登旅舍小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

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洽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皆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淺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至揭陽不以謫官閒散怠于職事日于衙齋課士正文體釋書義兼編集朱子要語刊示之生徒興起者數十邑令爲同年朱任宇先生訪知民

情吏奬悉心啟告臨行殛一凶人陳所蘊工起
滅報睚眦占主女細民至鄉紳地方官府莫敢
誰何先生窮治其罪竟置之法遊蓮花峰謁文
丞相祠周元公祠韓昌黎陸丞相祠所得友爲
蕭自麓自麓故羅念菴先生門人以立敬爲學
所見甚正署事三月假差歸別自麓請教曰公
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苦
工夫故得成就耳先生渙然之啟行諸生不遠
百里相送臨別依依謂曰諸君努力自當相遇

中原與諸君矢繼自今脫鄙人毀廉蔑觭無以
見諸君諸君不克砥礪厭厭世俗亦無以相見
則皆曰誠如此盟至漳州謁李見羅先生辨論
大學格致之旨謂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
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
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
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于隱微之地以爲自
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前
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後意誠心正身

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此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箇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籠統過延

平拜李先生祠往考亭拜朱夫子祠過崇安拜趙清獻祠蕭蕭身世雲水孤清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

序王文成年譜　作陽明說辨共四首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歲　二月抵家

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

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歲　繼成公陸夫人偕壽
七十先生同昆弟稱觴宴客
三月六月連遭父母喪
遵喪禮不二斬稱降服子居喪竭力襄事父遺
命析其產而七之先生推以讓諸兄弟不得盡
出爲喪葬費餘置義租贍親族分贍祖妾之無
子者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歲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歲　作水居爲靜坐讀書
計
數年間徙居婚嫁歲無甯息而動中煉習靜中
溫養工夫卒未始頃刻廢于水居搆一可棲可
者言無所不可也茅檐數椽極湖山之致謝客
棲息其中動以旬月計偶遠近同心如歸季思
吳子往諸先生來訪相與瞑目焚香閉關趺坐
坐必以七日遊陽羨諸山則坐龍池頂遊武林
諸山則坐蛟光黃龍荻秋菴作復七規程是秋

會同志于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之旨作山居課程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歲

偶至黃巖縣謁靜成公祠父老咸嗟嘆之云此高一合孫也葢靜成令巖時民無滯獄只帶合米可了故云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歲

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日逐只是顧諟明命為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胷膈稍滯思調息息最微若有若無誤認氣為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郤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為著些子不得也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歲

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于樂志堂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歲　輯朱子節要成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歲　註張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歲　東林書院成

錫東林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廢為僧院

邵文莊公所修復王文成記可考也後復變爲僧院先生與顧涇陽先生弔其墟聞于當道葺道南祠搆講堂書舍相與講習其中朔望小會春秋大會歲以爲常涇陽倣白鹿洞爲會約先生爲之序自涇陽歿先生獨肩其責每會取儒釋朱陸之辨文成文清眞悟眞修之辨爲己爲人義利公私欺謙邪正之辨時時拈示洗發痛快令人劃然開油然得尤謂學者雖得朋友講習之功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葢各人病痛不

同大聖大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

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歲 作異端辨

先生遊武林遇一僧原係庠于學宮一旦叛入異教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因摘取其言

各剖破之分四條刻遺書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歲　實信孟子性善之旨　同顧涇陽先生會于虞山書院有虞山書院商語小引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歲　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　立家訓　析諸子產有量入約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　爲大水災條議救荒　爲同區設立役田

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歲　赴金沙志矩堂毘陵經正堂會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歲　六月講學焦山段幼然主會　赴嘉禾天心書院會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歲　實信大學知本之旨　訂古本大學　三月講學于金沙志矩堂　四月講學于荆溪明道書院　秋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歲　實信中庸之旨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歲　三月講學于金沙志
矩堂　九月靜坐武林弢光山中著靜坐說
十一月延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歲　春舉同善會以贍鰥
寡孤獨中有節孝者尤加惠之　赴荆溪明道
書院會　七月作困學記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歲　著理義說氣質說未
發說朋黨說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歲　赴荆溪明道書院會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歲　有戊午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歲
四十八年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庚申五十九歲
八月神廟賓天光宗卽位罷商稅發內帑起廢籍
朝政一清甫一月鼎湖再泣先生方講學東林
凶問至為之輟講
十月少司寇鄒南皋先生疏薦
十一月御史方孩未疏薦

熹宗哲皇帝天啟元年辛酉六十歲　正月作壽
戒
先生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當日減
患減之未盡不患減之過當以目前最切者減
之戒壽文壽詩壽卮壽服壽畫壽屏壽鐙壽筵
演戲集分迎賓等禮守此七戒老人澄然無事
矣無事之樂更有何樂似之乎
舉鄉飲大賓
三月詔起光祿寺丞　九月啟行至京

是冬別東林諸友北上以會講事屬葉閒適吳
覲華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爲吾輩究竟弟
此行原殉君親二字可歸卽歸不使東林艸深
也到任作一聯黏堂中云精白厥衷一率共不
損不加眞性靖共爾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二年壬戌六十一歲　正月陞本寺少卿贈嗣父
母奉政大夫宜人移贈本生父母亦如之
著乾坤說心性說寅直說
太廟春祭執事

時寺官正貳皆缺備極煩勞元夕上供九般茶
飯缺天鵝羣瑺恣索先生唯唯密疏援累朝例
以家鵝代用旨下帖然
裁無名供費　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　又以
餘糧振士之貧者
先生云光祿事雖多儘做得去初間尚有中官
聒擾事事不放過事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動
今益沛然矣但不可使以此爲盡職他事一切
不管此等職事全算不得也旣而廣甯失陷人

心皇皇先生獨鎭以安靜
疏請破格用人以備不測
薦孫愷陽董應舉李之藻鹿善繼及愼畿內守
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俱允行
疏請逐鄭養性
疏內云乞將鄭養性等發回原籍李如楨崔文
昇明正典刑庶危疑可釋隱禍可銷報聞
議方從哲無君之罪
時孫淇澳爲大宗伯疏論從哲紅丸事先生見

之曰此一部春秋也得旨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先生力持正論不少顧忌議具別刻人以爲鐵案又嘗稍一聯于室云得閒且閒今日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未幾轉太常寺少卿于祀典多所釐正

疏陳務學之要致治之本

疏內復及方鄭傳旨欲重處福清爭曰此人有重望若處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先生在京一年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宁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力止之不使元黃之戰再見于起廢之後嘗謂默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調停卽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并調停之意一切泯之

九月轉大理寺右少卿

時掌院鄒南皋副院馮少墟建首善書院立講學會給事朱童蒙膺疏顯詆指意歸重東林欲天下以講學爲戒先生欲具疏辨適奉明旨如日中天乃具揭以明其是非已而鄒馮兩先生

請告歸詞林文湛持亦抗疏歸先生三疏抗辭不允有論學揭罷商稅揭

八月奉命慶陵掩龍口祭告

十一月晉太僕卿

疏辭復不允中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又有陰陽交爭上下隔塞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疾喻朝政也

除夕太廟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歲　乞差歸　明討賊之義

周易孔義成

給事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先生致書駁之畧云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夫張差制梃美女代劒先進熱藥後進泄藥彰明較著中外共知孰得諱之諱之一字爲亂賊設護身之符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大義所關不容隱忍也　向著周易孔義舟中卒業

四月抵家復尋東林之社

先生雖歸朝中諸君子實未嘗一日忘先生即
家起用
十一月陞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
皇子誕生推贈三代廕一子先生慨然曰君恩渥
矣其何以報
四年甲子六十三歲 三月同門人華允誠啟行
途中兩閱月相對講學至維楊謁王心齋祠心
齋子王泰晉先生講學至寶應與余兄燕超公
劉清之講學于范文正公祠燕超敎諭寶應倡

明理學構興讓堂爲諸生講習之所先生爲之
記
六月進京
時楊副院論魏璫二十四大罪奉旨切責舉朝
爭之不得杖死工部郎萬燝逮御史林汝翥疑
匿福清寓中官競圍其門天下大柄駸駸盡歸
宮寺先生曰外廷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緩內
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廷當
責成內閣不可以和緩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

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勸化諸璫勿與吾輩爲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

九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總憲員缺舉朝共推先生先生懇辭曰太宰是房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淺受杖更慘可越次用某乎又勸推馮少墟太宰亦以爲然業註饒矣而河南道袁化中堅執不從卒以先生

名上次日得旨先生益跼蹐不自安具疏曰都御史者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之事皆得言之臣工之邪皆得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眞心爲國家不眞心修職業悠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爲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陞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爲是非誤愛憎爲好惡則有難淸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

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銷人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通人隔礙至御史簪筆朝端公論之明晦由之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係之必爲之長者聯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宏濟于艱難今者大計在近巡方之使當使循良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困窮四海災荒孑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

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疏上不允乃就職

榜禁書儀　劾御史崔呈秀

先生謂今日安民之計只在除貪酷吏欲吏無貪先從輦轂始一入中臺卽有禁絕書儀榜行五城御史張挂九門令知淸明之朝決不容穢濁之事適有魏璫私人崔呈秀巡按淮揚回道贓私鉅萬穢聲流傳立疏糾之部覆褫職遣戍輿論稱快　又謂院中總六部之事職其要不

職其詳此衙門頗可救得世撫按相貫通寓內
共如一堂京師五方雜處見聞博而易眞今只
咨訪監司守令于輦下各省之賢者人人咨之
事事記之貪酷害民撫按不糾于置郵中詰問
之第一義在立身上守法苞苴一毫不入竿牘
一字不出不言而人自凜矣又謂天下事君
相同心方做得閣銓同心做得一半部院同心
次之若撫按督學遴擇盡皆得人士習民風不
無少補

十月頒歷陪祭　疏請挺擊案三臣諡廕奉旨下
部不行
李俸張庭陸大受三臣也爲君父告變執法賈
罪竟抑鬱齎志以歿先生特請諡廕以旌其忠
魂會朝局大變不行
覆吉人及時宜用疏
御史喬承詔疏薦王紀鄒元標滿朝薦徐大相
馮從吾李炳公諸正人奉嚴旨切責下部院參
看先生復疏力薦之亦不行

具申嚴憲約疏　未及上罷歸

疏云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循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恩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爲州二百二十一爲縣一千一百六十六豈能盡得賢者用之賢者視君爲天不可欺也視民如子不忍傷也奉法守職出于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于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賢才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最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縣者也撫按則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列州縣所當行者五十餘條凡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聽訟恤刑彰善癉惡剔蠹釐姦之法纖悉備具巡方者另

有禁約欲行當行之事將次第舉行因會推巡撫事起不果掌憲僅月餘人以爲北顧南卻復見云先是魏廣微夤緣入相久與正人齮齕至是以須歷不至廟祭後期爲臺省魏廓園大中李仲達應昇等交參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閹幕合謀以傾正人爲一網打盡計先生與太宰諸賢同時罷歸云

十二月送靜成公入鄉賢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歲

正月舉郡鄉飲大賓辭不赴

三月酌免荒區漕米

時署印王通判追比荒區免米至斃杖下先生惻然爲之設法約計水災十之一二勻派高鄉每畝不過勻合借完本年漕免各給票以來年代免爲償爲福無窮

四月削籍爲民追奪誥命

五月送別魏廓園于高橋有高橋別語

春夏間逮楊副院等六人後先拷訊死六月金

星晝見與日爭明趙冢宰等十五人俱提問追贓毀首善書院鄒馮二先生亦削籍先生最爲羣姦所切齒必欲坐以重贓有錦衣理刑吳孟明素不識先生百口保曰若高老先生坐贓何以服天下始得免要典出坐以移宮一案南道游鳳翔疏詆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先生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地下諸公旣而張訥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刻剝東南脂膏所造田產無數奉旨拆毀估價入官所值僅三四百金而東林

遂爲瓦礫之區矣有爲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諭之曰吾輩今日一切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花鳥爲伴嘯詠自娛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柬相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泯擲光陰者手書示諸子曰屈子游于江潭袁生自囚土室彼固各以其時況我老矣病矣荷明主不誅之恩守微臣引罪之義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見客何如不入山爲

便若聞客至而歸何如不出門為安兩者勢決
不能客至惟汝輩謝罪而已有扁舟相訪者堅
不出曰此端一開水居住不成矣

六年丙寅六十五歲

二月仲丁奉六君子從祀道南祠
六子者涇陽涇凡兩顧子啟新錢子元臺薛子
我素安子本儒劉子進則正言直諫于朝退則
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竭于少壯素節不改于
暮年今日講壇既毀恐年久事湮故有是舉

三月十六日謁道南祠十七日丑時被逮不辱
赴水終
初六日逮繆西溪周季侯十四日又有緹騎往
蘇先生自度不免十六日之早以東林拆後會
講久輟神主俱藏道南祠特肅衣冠往謁有別
聖文隨焚其草歸則看花後園與一二門生談
笑自若午後門生華仲通自吳門至傳言頗異
先生無幾微見顏色季弟從山中入城相與暢
飲園亭顏酡意悅旁一友言此信未的先生微

笑曰此信想的吾視死如歸耳心同太虛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阬落塹不是立命之學平生講學此處看極分明得多少力是夕祖孫父子從容晚酌無一言及家事止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完緹騎貲蕭然就道矣晚飯後忻然就榻呼諸子明日恐有事汝輩各歸寢夜半壻秦君鄰復傳日中信諸子不令先生知先生正睡覺問曰信的乎整衣起坐從容入書齋諸子後隨曰吾欲稍料理

出門計可暫退但亟命家人覓舟明早入郡無被逮事卽歸有卽赴京不使官旗到家嚇汝曹耳作字一二三紙鎖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取封同黃紙置几上指示曰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開復諭曰吾明日從郡中往京無歸家相見期丁甯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因命仍暫退諸子候齋外方商畧赴京事三四刻不聞動靜推戶入第見鐙火熒然几案寂然先祠鑪香拂拂然覓先生不見急發前

紙觀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此三月十七丑時也先是門人華閭修夢遊桃園見一洞光景奇絕欲入不得睡于洞口有二人渓衣幅巾以麈尾

揮曰急醒急醒閭修問姓氏曰吾周衡臺魏廓園也寄語汝師確乎不可拔潛龍也急來急來會機無失當相會于桃源渓處閭修覺而異之以告先生先生點頭曰或別有應尤異者先生平立水中左手護心右手傍岸衣履整齊汙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人咸以為異云嘗有友問避亂之策先生曰先要打定一箇大主意隨地行去康節詩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于天有何不可人若無此主意

臨時便手忙脚亂不能安于天理又有問朝聞夕死何以爲可先生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爲常談不必說其友極叩之先生曰當死便死其生平之言如此是可以觀先生矣劉念臺曰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惑矣知言哉嗚呼先生固以微言相示矣先生孝友性生怡怡色養嗣者生者兩得其歡待諸兄弟委曲懇至

愉愉藹藹于諸姪愛之如子教之如父閨門之內雍如肅如終其身無二色自幼無狎邪之游綺麗之好家居功課晨起盥漱謁家廟畢扃戶觀書四壁不至庭艸不除帷帳不飾敝硯禿筆終日儼然飯後必瞑坐片刻極忙不廢每子夜起坐謂此時可想來復氣象五更復起坐謂初覺時甚好先忌齋素謝客時祭致齋一日東林丁祭宿齋三日自奉極菲祭祀賓師則極其誠生殖不事漠然無營而親友以生計相託者則

極力代籌至捐貲踐約于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于師生養死殯之于友髫齔之交無不終始相歡贍其貧卹其孤推轂寒士不遺餘力鄉紳宦遊者諄諄以愛民好士砥名礪節相勸勉地方有大是非得先生而定有大利害得先生而伸至設通區役田通邑役米蘇糧里之困舉同善會卹遠近之鰥寡孤獨爲德梓里又其餘矣作家訓數千言大要言色欲迷人臨財誤入便辟善柔之友敗壞人一妨人誦讀

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須以孝弟爲本以誠實爲先以讀書窮理愼言語擇交游爲做人第一義嘗言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爲賢子弟又云要知聖人取狂狷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子弟若習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己未有不入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仇是大利害處又曰善須是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

者又云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又云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但肎反求道理自見小人所以爲小人只見別人不是而已又曰人生爵位分定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邑中諸先達有一言一動可爲師法者時時向諸子稱述之在京聞諸子嘗赴講會手札勖曰此乃天地間不可絕之善脈賢子弟不可墮之家聲非細事也又云葉年伯是汝輩眞師常在左右坐一晌聽教又云到東林最好入頭大衆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妄想一寂即是眞心眞心一放即是妄想非二物也不善用工者要驅除妄想另覓眞心妄不可除眞不可得善用工者知眞昧成妄妄醒成眞一反覆間耳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虛過此日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無窮受用無盡又曰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

向外馳不爲汝輩收拾矣事多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即終日言之如不聞也待臧獲曲加體恤知其飢渴勞苦獨少有生事斷斷不假借服官于外倍加鈐束嘗云人家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此以故家人亦

兢兢守法兩之官僅替頭四五人隨行供使令給灑埽即鄭倚報復親自啟閉隻字不落其手一人總憲即遺書歸云居此官家人愈要兢業家人有德色便生意外事勿以圖利反至招禍勿以恃勢反至失勢又嘗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室女踰牆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只是不曾立志故生平未嘗輕受一錢妄說一事有知交坐一不平許爲代白其人以賄來曰不聞士人得錢如女失身乎謝弗預有以講學

爲名高者家鉅萬每歲厚聘一達尊主席曰敎以爲己學以爲人乎辭弗往初仕所得俸不敢自私必以奉父謫官時有憐其俸薄資以厚貺者槩不受揭陽歸後有以俸檄致者太常罰俸有同鄉在戸曹以俸見遺者亦槩不受雖交際萬不容絕可以義通亦未嘗分毫入槖亟出爲卹貧濟難刊書廣敎之用嘗云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妙吾一生得此力故隨遇而安掌院時柬同志曰弟所處風波

地一朝狂風起吹我入菰蘆中不難予告時以大臣不賜馳驛即不走驛僚屬醵路費峻卻之僱夫買船歸曰置一日則作一日事去一日則得一日樂樂字惟山林人說得煙雲魚鳥無非樂事廟堂人說不得國亂民窮無事不憂廟堂人說樂勢利兩件而已迷人以此爲樂何邪先生立朝眞有斷斷休休誾誾侃侃氣象涉世眞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眞有申申夭夭氣象設教眞有無行不與循循善誘氣象其

進而汲引同心扶綱植紀也眞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其危言危行特立不搖也眞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其退而力護紫陽隄防二氏不使支離訓詁之談虛無寂滅之說得混吾精一博約格致誠正之教也眞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廓然行藏之外怡然禍患之臨也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氣象在太常曾云魏忠賢與客氏最可慮二姦相合之害不可言不謂崔魏之毒方浹廣微遂起而乘其間卒如先生言也嗚呼先生之學于生平見其大于一死見其眞矣

毅宗烈皇帝崇禎二年己巳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錫諡忠憲廕一子送監讀書

著書總記

古本大學　正蒙集註　四子要書　朱子節要　東林講義劄記就正錄　同善會錄　邵文莊公年譜　高氏家譜　疏稿揭議　周易

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註　困學記　三時記　州縣條約語錄序說志傳碑文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風律詩絕句共若干卷　以三代後詔誥爲書餘　以太極圖通書經世啟蒙爲易餘　擇騷賦銘贊爲詩餘　稍斟酌綱鑑爲春秋餘　以歷代典制合古宜今者爲禮餘

高忠憲公年譜終　十世從孫光照恭較